



約翰沁孤的戲曲集

郭鼎堂譯述

約翰沁孤的戲曲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 後

我這兒譯的六篇劇本是愛爾蘭的文士約翰沁孤(John Millington Synge)做的。他生於一八七一年，死於一九〇九年，他在愛爾蘭文藝復生的運動中是一位頂重要的作者。他短短的一生之中只有二十七首詩，六篇劇，還有些散文和翻譯，以下依着年代的順序，替他表列出來：

* *Riders to the Sea* (1903)

*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1905)

* *The Well of the Saints* (1905)

* *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1907)

The Aran Islands (Prose, 1907)

* *The Tinker's Wedding* (1908)

Poems and Translation (1909)

* *Deirdre of the Sorrows* (1910)

他的全部的著作只有這八種，頂端附有標記的六種，便是我這兒譯出的他劇曲的全部了。最初的一篇『戴黛兒』是他未完成的作品，他死後經他的友人格雷哥里夫人（Gregory）們纂集起來的。

他的一生僅僅三十八歲，而他活動於文藝上的歲月又僅七年，但他的成就是怎麼樣？他的生命是不是爲這簡短的時間所限制了？這些問題，我想讀他這六篇劇本的人便會自行解答的。他的態度是很謙遜的，他所同情的人物都是下流階級的流氓和乞丐。他的每篇劇本裏面都有一種幻滅的哀情流盪着，對於人類的幻滅的哀情，對於現實的幻滅的哀情。但他對於現實，對於人類也全未絕望，他雖然沒有積極的進取的精神，鼓動我們去改造這個人類的社會，但他至少是指示了我們，這個虛偽的，無情的，利己的，反復無常的社會是值得改造的。他的世界是很狹隘，但是世間上那一處的世界和他這兒所表現的是兩樣的呢？在這個世界未能根本地改造以前，他所藉以爲唯一的安慰，唯一的解脫的，是人類心中尚未完全消滅的一點相互間的愛情。愛的力量他是極端地尊重着的。『谷中暗影』裏面的那個浮浪人，便是他這個世界中的救世主，

雖然是消極的，但也不容你不消極。

我譯他這部劇曲集很感困難的便是在用語上面。因為沁孤的用語多是愛爾蘭的方言，據他自己說，劇中人物的說話幾乎沒有一句是他自己創作的。蕭伯訥有一篇獨幕劇“The Dark Lady of the Sonnets”，他是有意嘲弄着沙士比的；他說這位詩人記性不好，每逢和人對話，聽着有甚麼聲策的語句，便立刻寫到鈔本上，以備做戲劇時採用。蕭伯訥這個莫須有的想像雖是出之譏嘲，但其實根本上是道破了偉大的作家的秘密。沁孤的態度使幾乎全盤是這樣。他的人物沒有一個是杜撰（當然是經過作家的「綜合的再現」——這個字是我自己想出的，我的意思是說由種種的經驗的有機的組合），每個人物所用的話幾乎都是山實地得來，所以我們讀他的著作，一點也不覺得矜持，一點也沒有甚麼不自然的地方，他寫出的全部的人物都是活的，一個個的心理，表情，性格，一點也沒有虛假。他是把寫實主義（realism）的精神，澈底地應用在戲曲上面成功的。

但是我一邊譯他時便要感不少的痛苦了。我們中國的語言是有千差萬別的，究竟該用那

一種方言去譯他？要單用一種方言逐譯時，又恐怕看的人不懂。沒有法子我只好仍拿一種普通的話來逐譯了，這在使多數人能够了解上當然可以收些效果，但於原書的精神，原書中各種人物的精神上，恐不免要有大大的失敗了。不過我在這兒想出了一個調濟的方法，便是沁孤這些劇本，假使在我國各地方有上演的機會時，我希望各地的人再用各地方的方言來翻譯一遍，我想在舞臺上是定可以成功的。

愛爾蘭人的發音和英文大不相同，譬如 *Sinnse* 我譯成『沁孤』或許便會引起讀者的懷疑，但這正是愛英兩地發音不同之一例。劇中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詞——我也不十分知道愛爾蘭的正確的發音——我大概依我自己的方便，任意音譯了。我想在翻譯的工作上有一種「翻案」(adaptation)的辦法已是一般承認了的，這些些小的隨意想來不會成爲問題。

還有我譯用的語氣，只從我們中國人的慣例，很有些地方沒有逐字逐句地照原文死譯的。至於有力量不到或許疏忽了，以致有錯誤的地方的時候，我希望有見到了的人能够加以指正。

一九二五年五月廿六日誌於上海。

約翰沁孤的戲曲集

目 錄

一 悲哀之戴黛兒 (Deirdre of the Sorrows)	1
二 西域的健兒 (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八一
三 補鍋匠的婚禮 (The Tinker's Wedding)	一八五
四 聖泉 (The Well of the Saints)	二二三
五 騎馬下海的人 (Riders to the Sea)	二九五
六 谷中豹暗影 (The Shadow of the Glen)	三二七

第一幕

華德山上羅華香之家。左手有戶口通內室，右手有戶口通外界。背面有窗，一幅未完成的繡幕，繡在架上。背面壁次又有一個大的櫃子和重實的櫥木箱。室中修整清潔，但無裝飾。羅華香，五十歲的女人，在繡架旁刺繡。老嫗從左手進來。

老嫗 天都黑了，她還沒有回來嗎？

羅華香 她還沒有……（藏着自己的憂慮）西南方雲佈了，所以這樣黑，不過時候不見得比平常還遲呢。

老嫗 的確是遲得多的，並且我聽見人家說，烏師南家的公子們，南喜和他的兩位兄弟這兩三天正在山上打兔子，是從月亮圓了的時候起頭的。

羅華香 （更形憂慮）菩薩們要不使他們看見她縫好——（無可奈何的光景）他們就使看見

了她，不是我想把他們引來，也不是我可以把他們打發開的。

老 嫗

（非難的神氣）就算不是你怎麼弄出的，你總該好生管束着她的啦，她看看就要成了女人，將來是一國的國母的呢。

羅華香

像她那樣放縱的人誰能够管束她呢？就算沒有卜筮的警告在前，像她那樣只想着自己的美貌，只在山上亂跑的人，一位老了的國王要討她，她的將來是够你担心的呢。

老 嫗

我們的確是沒有辦法……康秋坡大王也並沒有多麼大的年紀，她就嫁了他，難道還不會滿意嗎？我不曉得我們那大王爲甚麼要把她送到這樣的荒山裏來，要叫我來替她弄飲食，而她對於飲食是一點趣味也沒有的。（看出去）

羅華香

是她從谷裏回來了嗎？

老 嫗

不是她啊，沒說話——有兩個漢子從棣棠花裏來——（叫出）那是康秋坡國王和費古師，康秋坡今晚會担心的，她不在家裏。

羅華香

（匆忙地整理居室）他們已經走攏來了嗎？

老嫗 在過河了，哦，她從山邊上回來了，帶着一捆柴。等他們還沒有看見她之前，我可以跑去叫她修飾一下麼？

羅華香 不可的。大王是會看見你的，他這人就是看見一隻老鷹清早在她頭上飛着的時候，也是要吃醋的。（看出）你走到爐子邊上去，你裝着甚麼也沒有看見過光景，用心去做着事情就好了。

老嫗 （坐下打磨盪盤）今晚會有災難的，看我們國王的走路的樣子，擺手的樣子，他是定在發脾氣的。

羅華香 （一切的事情都毀了的樣子）今晚上國王總會生她的氣，趕快把這件事情結束了，那個是再好也沒有的呢，我站在他們兩人的中間實在是太可憐了。（走向繡架旁）啊，他們已經走到門口了。

康秋坡與費古師走入。

康秋坡與費古師 你們可好麼？

羅華香 (起身行禮) 菩薩保佑你，使你們無災無難。

康秋坡 (環顧) 戴黛兒在那兒呢？

羅華香 (努力用着很平靜的口吻) 到外邊山上去了。她是總愛在山上採些野花，採些栗子的，有時候還要採些枯柴；不過她這樣是能保持着健康的，我想來不該去干涉她，所以我就聽其自便了。

費古師任一邊與老嫗談話。

康秋坡 (硬直地) 這樣要打雷的夜裏不是可以出去的。

羅華香 (更覺不安) 這山上的無論那一條大路小路他都是熟習的，就是電閃恐怕也不會把她那樣的一位美人燒壞呢。

費古師 (快暢地) 康秋坡呀，她說的是不錯的，你請坐罷，休息一會兒，(從大衣中取出一個袋子來) 我要把我帶來的東西數一數，放在裏面的櫃子裏面。

偕老嫗走入內室。

康秋坡 (坐下四望) 我送給戴黛兒的地氈，窗帷，銀鍋，都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羅華香 地氈和窗帷是放在櫃裏的。她說，她不想弄髒了牠們，她一進一出腳上都要帶些泥和

草的，自從冬祭的晚上以來，每天都在下雨的。銀鍋和金盃我們是鎖在這木箱裏的。

康秋坡 把牠們拿出來，從今天起就好用了。

羅華香 好的，我們就這樣做罷。

康秋坡 (起來走到繡架旁) 這是她的嗎？

羅華香 (高興地說到這上面來) 是的呢。他們都在說，請到繡人物，講到在紅色上繡紫色，是沒

有人敵得過她的，她又總愛用綠色或者是金色來滾邊子的。

康秋坡 (有些不滿意) 我自從前回來過之後，她依然是聰明勤謹的嗎？她回野芒城去過活的

準備已經有樣子了麼？

羅華香 (沒精打采地) 這個問題我們兩來都沒有適意的 (決心地說出) 我假如把實話對你說

的時候，她纔滿二十歲的人，要嫁給一個年紀大的國王，她近來是長得太聰明了，我勸

你不要見怪，你今晚上就看見她也沒有甚麼好處，不怕我怎樣勸她，她這兩三月來終更放縱了。

康秋坡

（嚴肅地，但也覺得安心，因為沒有甚麼更壞的事情）你不教導她使她適合於未來的生活，不是太不行了嗎？

羅華香

我已經服事過你四十年的，我今晚上要對你說，她在外面有小鳥兒們教她，她在太陽光裏洗着澡的河水，流向池沼裏去，那池沼也要教她，一位老婦人的話她是不當心聽的。我告訴你，你假如看見她雪白的皮膚，鮮紅的嘴唇，青水和羊齒在她周圍的時候，不怕你就是怎樣地貪色，你或者可以知道，她不是為你生下地來的呢。

康秋坡

管她是為甚麼生下來；她總要成為我的妻室。

檢查她的線針箱。

羅華香

（又沉落在悲愁裏）別人都說她是禍水，我也很有些害怕，因為我看見一位明白的人把愛小孩子的愛和愛成了人的婦人的愛，同時加在她那樣一個女孩子身上，這不是

甚麼好的事體；並且看見一位大王今天就是這個樣子去玩弄她的針，數她的線，這也不是甚麼好的事體呢。

康秋坡（立起來）不客氣的話你少講些罷，你這老婆子。（從室中走過又轉來）甚麼禍水不禍水的話她自己是曉得的嗎？

羅華香（又回到以前的聲調）我時而也對她說過，不過我就給對着一匹生下地來七十天，只在山裏跑着的羊子說話一樣呢……甚麼死呀艱難困苦的話是不能駭她那樣的人的。

康秋坡（看出去）她回來了，你進去罷，叫費古師不要出來，我要和她談一會兒話。

羅華香（從左手走下）我的話就算衝撞了你，我望你頂好不要責備她。

康秋坡（極硬直地）我是無從責備她的，她的靈敏活潑，我倒很喜歡呢。

羅華香（聽他這樣說有些不高興的樣子）你很喜歡嗎？（帶着一種鼻音的譏笑）像我這樣的人會談真話，聰明的人總是談假話，真是奇怪的事情。

走進左室。康秋坡在鏡前收拾了一會，稍稍走向左邊去等候着。戴黛兒穿着很樸素的裝束走入，肘上掛着一隻小囊和一捆柴枝。看見康秋坡吃驚了一會，然後向他施禮，泰然地走到爐邊。

康秋坡 戴黛兒，我們又好久不見了呢。我從野芒城給你送戒指和寶石來了。

戴黛兒 多謝你了。

康秋坡 你從山裏帶了甚麼回來？

戴黛兒 (泰然自若地) 一袋栗子，一捆明天清早好燒的乾柴。

康秋坡 (不由自主地焦躁起來) 你這就是預備將來做國母的風範嗎？

戴黛兒 (稍稍有些抗拒) 我並不想做甚麼國母。

康秋坡 (幾乎是冷笑的神氣) 你是想穿起你那茶色的灰色的衣裳，去餵鵝或者趕你的牛兒

歸窩——就給散在山谷裏向的一般的女人一樣。

戴黛兒 (大不高興) 我倒不見得。(走到繡幕去工作起來) 一個姑娘生下地來像我這樣的人

誰也是想嫁一個和自己相像的男子的……一個男子頭髮要和烏鴉一樣的黑，皮膚要和雪一樣的白，嘴唇也像血灑在雪上的一樣。

康秋坡

（覺得自己錯了，停了一會吐着敵媚的聲調說，一面看着她刺繡）不管你想的是甚麼，像你這樣精巧的選色繡花，沒有一位女王能够趕得上你的。（逼近去審視）你繡的是甚麼人物呢？

戴黛兒

（明亮地）是三位青年在茂盛的山谷裏打獵。

康秋坡

（差不多是哀願的神氣）不久你便和銀練子來牽狗，在野芒的林子裏打獵呢，我替你養了許多白狗，也在烏爾斯達，百里塘，窩爾各處地方去收了許多頂好的灰馬。

戴黛兒

（不動如前）我聽說在烏爾斯達，在百里塘，在窩爾的各處地方，南意和他的兄弟是勇猛無敵的，頂會打獵的啦。

康秋坡

（很莊重地）你一面話着南意兄弟，一面又繡着他們，不是奇怪的事體嗎？有人豫言到他們和你的事情的，你是聽見說過的。你是還沒有甚麼見識的，不過我並不以為不好，

從此以後我要用我的力量來輔助你，你用不着去求見識，就沒有見識也用不着介意的。

戴黛兒

你一定是很有見識的啦。

康秋坡

像我這樣的人見識是太豐富了，重得有些駭人了。所以我纔選擇着你這樣年青而且快活的人的……我想，你周年四季每天每日都怕很高興，很活潑的罷？

戴黛兒

我怕也不盡然的。我們這兒也和別的地方一樣，有時白天很淒涼，有時夜裏很寂寞的。不過那種淒涼的日子你一定很少，就和我的快樂的日子很少的一樣。

康秋坡

戴黛兒

我聽老媽媽說，馴良的小孩子和國王一樣幸福，你爲甚麼要時常到我們這兒來呢？

康秋坡

在野芒城外枯葉一被風吹落下來的时候，我每年每年只覺自己老起來，我怎麼會幸福嗎？不過這一晌我看見野芒城外的棣棠花迸發出來，鴉鵲一對一對地坐在山旁的槐樹上的時候，我就說戴黛兒也一年一年地大起來可以做我的配偶，我的伴侶了，我於是乎就真的很高興的。